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韓文公志卷第一

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翱　撰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叡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及長讀書盡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得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

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
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大常寺協律郎選
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
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
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爲權知
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
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
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
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
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

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貶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兵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

順他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
之積習以成故矣故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
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丞相異惟公以爲盜殺
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息以天下
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
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
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
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
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
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

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吴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栢耆口占為丞相書使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徳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郎中歲餘佛骨自

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之壽不得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爲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

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報寘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

爲國打朱滔滔遂敗去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
愈將謂兒郎已不記先大史之功與忠矣若猶
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病不能遠引古事
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
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
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
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後至中書令
父子皆受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爲好官
窮富極貴榮寵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

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体不可以棄之耳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眞尒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　自由是有意欲大用之

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名與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誣囚送府使以尹杖決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

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公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議論多大體與人交終始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殁爲之朞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倣前人之言而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于兹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

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墓誌　皇甫湜撰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

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
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
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
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
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
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歳好學言出成文
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
掩聲震業光衆乃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
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
是歸工技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

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
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
曲快字凌帋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栗密
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
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始先
生以進士仕歷官二十有七其為御史尚書郎
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
為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禁之
及為刑部侍郎遂上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
為身恥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

海上嗚呼古所謂非常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逋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平擒元濟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於深州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怔汗伏地乃出牛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生

真古所謂大臣者還兼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糴獻齾王戛切俘臣之盆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姻族故舊不自立者必待我而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良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登左拾遺李漢登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脊延坐廟以行令望
絶耶洞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歳千先生起之
焯役于前彌義湧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
且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一作擐唫基禁不時施
昌極後見噫嘻不歸柰知心之悲

神道碑　　皇甫湜撰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
於韓遂以爲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
信有功復封韓王條茶遂著後居南陽又隷延
州之武陽拓拔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

功顯爲尚書令實爲安定桓公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爲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能䏻角嫂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悦古學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秀人偉士多以文遊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爲唐之章貞元十二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博士實師之權爲御史十九年

關中旱飢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寛緡民徭而免田租之敝專政者惡之斥爲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号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充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亡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旦發留

守尹以聞皆大恐今遠邇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
悅曰韓愈助我者定後鄆邸界諜及東都將暑
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贓詔
貶澗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
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案驗坐郡御史考
實奏事如州宰相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
省復比部郎中修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
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
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馬裴義軍討元
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勢番

其賊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須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察衆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先生受辭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鎭承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遷刑部侍郎憲宗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爲州縣簿不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蠏不槩民物掠賣之口

計傭免之未相計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
轉刺袁州治袁如湖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
用儒生日集講說生徒官又以藝學淺深為顧
待品豪曹游益不留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
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臃
血肓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屠
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夫蚖虺先生奉詔
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至迺召衆賊帥前抗聲
數責致天子命辭辯而悅悉其機情賊衆俱伏
賊帥曰惟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

喪功可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勑曰朕屈韓愈公爲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詬固爲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兼之兩改其官復爲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毋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蒲二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

贈禮部尚書寶曆元年二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叔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齊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詘執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聞必心躍色揚匈而游之内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嗇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詒笑之愈篤未常一食不對客閨人

或罕見其面退相揖語以爲異事實嗜才拔毫
細無所略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有望風聯畏
以爲瑞人神士多出天外不可梯接非口竒卓
望門不敢造未常宿貸有餘財每日吾明日解
衣質食今存有巳多矣夫遺命喪葬無不如禮
俗書夷狄畫爲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
謂吉凶一無汙我夫人高平郡君孫前進士祖
謹以承命湜旣以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葉
德詔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朝封交武之穆厥全趙孫天下陰福子孫

宜昌宣惠遂王泰絕韓杞犧垂有子絕王陽翟
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世何盛桂冑係雅三祖
官下秘書發祥追錫僕射徑軌道蔑物喪其明
誰懇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龔蹈聖矩基於
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
有覿何多靡引而志天吝其施其施垂垂厥墜
乃類群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盜貊牟千世百
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請配饗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

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以否忽泰則平日月以昏忽開則明雷霆以息忽震則驚雲霧以鬱忽廓則清謂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

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吾夫子之側吾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日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

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一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許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代用其書垂于國冑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若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以爲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韓文公志卷第一

韓文公志卷第二

舊唐書列傳　劉昫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賓

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
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
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
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
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
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
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
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須役直後
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
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

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渭職狀再貶渭
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為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
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而憐
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
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
摭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為江陵掾曹荊南節度
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
愈為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
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
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為行軍司

馬仍賜金魚袋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
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
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吴元濟李愬功第一愬妻
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
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
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
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十四年正月
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
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
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

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群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内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爲人臣敢尓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

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猶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狂疎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而祝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

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
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
命守此土而鱷魚睅然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麞
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
刺史雖駑弱安肯為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
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蠏之細無不容鱷魚
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
而不從須為物害則刺史選材役壯夫操勁弓
毒矢與鱷魚從事矣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
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

人無鱷魚患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為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洪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喻以逆順詞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為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准勅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為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為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叙穆宗憐之

乃追制以紳為兵部侍郎愈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洪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野及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燕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洪獎仁義為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為自魏

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

顯位諸公難之而享慶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為之序子昶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正元元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詞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群而不黨誡懼慎獨正為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皇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

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決亦端士之用心也
讃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闡揮翰語切典墳
犧雞斷尾害馬敗群僻途自噬劉柳諸君

新唐書列傳　　宋祁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

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頂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

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
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
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
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
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
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
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
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
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

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埸之上日相攻刼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力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决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

首尾不拔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
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為文章
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
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
請乘遽先入汴說韓洪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
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
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贊唄至為夷法灼體膚
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表入帝大
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忤
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

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尔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祝之祝之

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
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
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
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
部侍郎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
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
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
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
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
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

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跆
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
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
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
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去

潮州廟碑　文忠公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
有所爲矣故申甫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
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

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没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

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獨存
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
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
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
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
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
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
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号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君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某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

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見之譬若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

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
樂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
下大荒

韓文公志卷第二

韓文公志卷第三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燋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文

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荼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尒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

千百言以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摟抉無隱汗音寒瀾卓踔奫紆倫切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能萬狀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

一百六十雜詩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一十六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文集傳於代又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文集後序　柳開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背乎不能著書茲爲先生之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離乎手始

得其十之一二者嗚呼先生之時文章盛於古
矣猶有言也以過于先生況下先生之後至于
今乎是謂世不知于先生者也夫子之于經書
在易則贊焉在詩書則删焉在禮樂則定焉在
春秋則約史而修焉在經則因參也而語焉非
夫子特爲而然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焉亦非
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于辭而爲事也在
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爲
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于夫子
矣雖孟子之爲書能尊于夫子者豈當在亂世也

楊子雲作太元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存聖人之道矣自下至于先生聖人之經籍雖皆殘缺其道猶備先生于時作文章諷頌規戒荅問論說渾然一歸于夫子之言而言之過于孟子楊子雲矣先生之于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無勃然而生于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可言邪且孟子與楊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聖人之言于人所以作書而說焉觀先生之文將皆用于世者也與尚書之号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

通變詩之風賦禮樂之因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酬于先生之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于聖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爲然也有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益吾所以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謂世不知于先生也豈爲誣言也哉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脩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

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
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
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
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
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
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
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
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
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
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讀念予心

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
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
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
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
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
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
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
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
其理有當然者矣孔孟煌煌於一時而師法於
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

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書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

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書文集後　　呂夏卿

戊子至京師己丑冬借韓子華家本校正乙未春得歐陽公本又校過然增損甚少疑子華本亦得於歐陽公也始予兄知舞陽縣事得朱台符家藏本於許州改誤字數十又頗增句讀朱氏所傳本蓋又然古詩次第與諸本不同王仲舒韓洪神道碑洪妻崔氏柳宗元李道古馬繼

祖樊宗師李翺張徹盧於陵李干盧渾韓岌韓滂好好女孥盧夫人墓誌皆不在集中然朱氏本亦韓集之未完者尓丙申春得趙德文録六卷於林琪家德潮州人文公爲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也文録所載皆韓文自總七十五首其次第殽亂讀或有增損異同疑德親受本於文公比他本爲最可信者通解崔虞部書明水賦河南同官記今皆不入正集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四篇之文疑漢所弃或墜失而未得者故不在集中而見於文録然則

德所録在李漢前今以德序爲首李漢序次之而存文録篇第於集後以序然則外集所載未必皆李漢所不取者也

書文集後

蘇溥

益部所雕昌黎先生集雖傳行久矣文字脫爛實難披閱惟餘杭本稍若完正慶歷辛巳歲溥求薦王府時從兄渙以小著宰鄢陵因即觀之語及古學且謂退之文自軻雄沒作者一人而已予近獲河東先生所修正本雖甚惜之於子無所隱耳比之杭蜀二本其不相類者十三四

越明年從兄改秘書丞倅南隆復以故龍圖權所增修本為示又且正千餘字并獲集外三十八篇又得嘉州本推官詞傳歐尹二本重加校勘溥既拜厚賜不敢藏于家期與好古之士共之乃募工鏤板備於流行其所增修字數及加音切具諸目錄後集外順宗實錄為十卷仍以河東先生後序附于末謹迹傳授之自庶信於人尔時嘉祐六年六月日

辯謗文　石介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愈憲宗迎佛骨表

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鱷魚爲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吏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辯其旨不獨高賀也有激於時亦凡人怠於孜孝而亟於避諱甚無恥

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鯀無德於民猶有
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
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
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
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吏部之
誣由槩而後釋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可
稱為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
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
道特為首送槩少則為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
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

未嘗一造權豪門先而爲青州舉送以是名字
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爲以滕
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爲黃金術滕意得之
特爲首送或以爲槩特嘗塗手故得蹟滕於是被
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
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道大知槩之名不虛
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槩
伸之劉槩之後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
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辯謗云

論語筆解序　　　　秘書丞許　勃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翺曰者蓋
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習率多訛舛始愈筆
大義則示翺翺從而交相明辯非獨韓制此書
也噫魯齊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
者註集繁闊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未淵
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
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
傳故序以發之

祭文　李翺

嗚呼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

我風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
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剥不讓儷花鬬葉
顛倒相尚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
本根闢合怪駁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殺
六經之作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
仕宦困辭于艱蹤奏輒斥去而復還昇黜不改
正言亟聞正元十二兄作汴州我遊自徐始得
兄交視我無能待乎以友講道析文為益之厚
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
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

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啓其終順化以盡靡感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决裂肝胷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于太常聲彈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

祭文　皇甫湜

維寶曆元年歲次乙巳三月乙巳朔十日甲寅朝議郎前行河南府陸渾縣令皇甫湜謹以清酌百羞之奠敬祭于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昌黎韓公先生之靈洛月清明洛鳥嚶嚶
如麻哭我先生先生永行神泊冲清袂旦肩
其樂難程亦莫得朋宜志頑醜疇昔之夢訖
攜手睠然之情如地之厚碩言假假黃鐘厥奏
將辭謫視玉良微瘦瞠然在目既覺猶見追惟
熟中氣若饋餾於（字缺一）先生失不復形貽託在
予耿光揭銘皓皓之華如日天經匪以為報維
舒憤盈澆酒告柩庶幾其聽尚饗

祭文　劉禹錫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

爲徒百家抗行嘗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
爲敵蓋寡貞元年中帝鼓薫琴奕奕金馬文章
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
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聽我所在三十
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誌隧表阡一字之價
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
我灰親親尚舊宜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
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
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
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

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顔頽磅礴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岐山威鳳不復鳴華亭別鶴中夜驚畏簡書兮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盃故人故人歆此來

祭文

張籍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爲大賢姿天使光我唐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學無不該貫吏治得其方三次論爭退其志益剛強再使平山東不言謀所臧薦待皆寒羸但取其才良親朋有孤稚婚姻有辦營

如彼天有斗人或爲信常如彼歲有春物宜得
華實哀哉未申施中年遽殂妻朝野良共哀矧
於知舊腸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學詩爲衆
體久乃溢發囊略無相知人難如霧中行北遊
偶逢公感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
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第不見吉
貢場觀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茲類朋黨胥
内無以當坐令其子拜嘗呼幼時名追招不隔
日繼践公之堂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床搜窮
今古書事事相斟量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

爲文先有草釀熟皆共觴新果及異饌無不相
待嘗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公文爲時師我
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号爲韓張我官麟臺
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
爲博士始獲外朝行未幾尋其資遂忝南宫郎
是事賴拯扶如屋有棟梁去夏公請告養疾城
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黄子陂岸曲池
曠氣色清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荇香芰臺臨稻
疇茂柳多陰涼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共愛
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偶有賈秀才來茲亦間并

移舡入南溪東西縱篙根畫浪漱舡舷前後飛鷗鶴田入潭瀨下網截鯉與魴踏沙撥水疏樹下蒸新秔日來相與嬉不知暑日長兒翁攜童兒聚觀於岸旁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卻車擲長幾有獲豚誰驚後闌乘馬歸衣上草露光公為游翁詩唱詠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社於其鄉耆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因同歸還居處隣一坊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語於階楹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臨風聽繁絲忽遽聞再更顧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

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來候不得宿出門每
田皇自是將重危車馬候縱橫門僕皆逝遣獲
我到寢房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
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珎重言傲然委衾裳公此
欲爲書遺約有終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事程
家人號公前其書不果成子符奉其言甚於親
使令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新亭成未登閒
在莊西廂書扎與時文重疊我笥盈頃負萬筆
盡腸情各摧傷舊塋盟津北野定動鼓錚柳車
一出門終天無因箱籍負毋贈貲曷用申哀誠

衣器陳下帳醪餌奠堂隍明靈庶鑒知昜歸斯

來饗

韓文公志卷第二